

三个 半年的大学

东方舟 著

也许世界太喧闹了，我们太寂寞
也许世界太寂寞了，我们太喧闹

我们每人都是各异的句子
在闪烁的烛火中
拼凑成一首奇特的诗
红烛无言地为我们而消瘦

海市蜃楼是一个声音质问
从何而来
迷蒙的仙雾神秘莫测
我们触不到实体的自己
答不出
向何处去

众兽们在黑森林
自顾陶醉 拒绝我们
拒绝不属它们族类的我们
黑森林厚实的根
轻声召唤绿色的叶片
一群寻海的圣徒
双手合十 祈祷
投入寂寞之海
蓦然升起
漫透我们血与泪的九个太阳

有一支歌
只能 在心底低吟
一飘出
就会走调
有一首诗
只能 从梦中寻找
一写下
就会无义



城出版社

三个半年的大学

I247.5

797

东方舟 著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23734

花城出版社

三个半年的大学

东方舟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50,000字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ISBN7—5360—2848—2

1·2431 定价:21.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西舟，这个满脑子幻想、敢于冒险而又敏感脆弱的少年只身省城求学。然而，他常游离于过去、现实和幻梦三个世界中，不安于“杂牌大学”循规蹈矩的生活。他挚爱诗歌、渴望爱情。可是，现实击碎了他的梦：报社投稿受挫，暗恋八年的女孩又如寒风般冷漠。失意的他独闯原始森林，是这段磨难让他的灵魂升华……

西舟一直做着文学梦，他终于如愿进了西大作家班。西大圆了他的作家梦，西大那个叫小溪的女孩又给了他纯真的爱情。然而，大欢喜之后的现实依然冰凉冰凉：出版诗集的欠债亟待偿还；那个让他灵魂震动的小溪又飘洋过海了；父亲的煤龙亏损，学费成了未知数……

现实与幻想，生存与理想……自信而踌躇满志的西舟惶惑了，迷茫了……

在快餐文学泥沙俱下的今天，这部小说直击人的灵魂，主人公西舟非凡的心路历程让你震动，感触不已。



作者简介

东方舟, 1972年10月出生, 曾就读于广西大学作家班, 因故辍学后为了生存而四处流浪, 到过越南、湘西、川东、黔中、桂南、京城、冀东、粤东。当过小秘书、校长、挖煤工、推销员、记者、副主编。

小时迷过绘画, 后写诗, 已出版诗集《别样的风景》(与人合著)、《寄居的日子》。

ABM29/03

目 录

第 一 个 半 年

第 一 章	只身到邕城求学·····	1
第 二 章	木总编改诗·····	12
第 三 章	志同道合的新朋友·····	30
第 四 章	葛旭诗社的成立·····	38
第 五 章	单恋的苦楚·····	57
第 六 章	原始森林的冒险·····	73
第 七 章	卖烤红薯·····	115
第 八 章	联系出诗集·····	120
第 九 章	邕江边的篝火之夜·····	141
第 十 章	转学之事·····	172

第 二 个 半 年

第十一章	去防港市采访·····	189
第十二章	白木的毕业考·····	222
第十三章	法律系的两个朋友·····	227
第十四章	越南之恋·····	233
第十五章	作家班的新同学·····	276

暑 假

第 十 六 章	在父亲的煤龙里·····	293
第 十 七 章	莲花村·····	309

第 三 个 半 年

第 十 八 章	“海盗诗人”石海·····	329
第 十 九 章	工作后的白木·····	354
第 二 十 章	应 聘·····	359
第二十一章	文学联谊会·····	364
第二十二章	红 豆·····	383
第二十三章	《青春之友报》笔会·····	386
第二十四章	诗集终于出版了·····	400
第二十五章	签名售书·····	406
第二十六章	小 溪·····	416
第二十七章	诗歌讲座·····	428
第二十八章	借 钱·····	435
第二十九章	回母校卖诗集·····	439
第 三 十 章	小 溪·····	443
第三十一章	打 架·····	450
第三十二章	岁 末·····	464
后 记	·····	473

第一章

只身到邕城求学

宽宽的河面，河水时而像小夜曲一样舒缓轻柔；时而掀起浪头，像疯狂的人群你推我挤地往前奔跑，并且猛烈地拍击河岸。我折叠的小纸船，那五颜六色的小纸船随着河流四处漂荡，在汹涌的浪头中，精巧的小纸船被击得支离破碎……

“怎么了？小伙子！”一个沙哑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我回过神来，发现身旁站着个小老头，小老头的五官像谁随便捏面团捏成似的，大的太大，小的太小；他身上穿着一套又脏又皱过于臃肿的铁路制服。

“是来读书的吧？”小老头见我望着他，又问。

我嗯了一声，他的小眼睛向四处环顾一下，同车的旅客全出站了，站台上只剩几个穿铁路制服的人员，小老头又一次盯住我的眼：“这么多东西，你家里没一个大人送你来？哎！你怎能拿得了呢，你看，你看，哭了是不！”

“没有，是雨水！”我摘下眼镜擦了擦眼睛，顺手把湿漉漉的头发往后捋去。

我的行李撒满一地，如那河流中支离破碎的小纸船。小

老头弯下腰，帮着我一件件地捡回行李。

“学生哥，从哪儿来的呀？”小老头帮我提着行李出站时，扭着如破布似的颈项问我。

“桂城。”我说。

“嗨，桂城是个好地方，桂城的三花酒又醇又香。我去过几次了。”小老头咧开干瘪的嘴笑起来，瞧他摇头晃脑的，真像灌了几杯下肚。

小老头话多，东拉西扯问个不停。坐了七个多钟头火车，我困得直想快点到学校报到后睡上一觉，对于小老头的询问，我不耐烦地敷衍着。

走到出站口，出租司机们堆着笑脸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不知所措地望望这个瞧瞧那个。小老头跟七嘴八舌的司机们讨价还价，以七块钱的价租到了一辆小四轮。

邕城火车站的广场没有桂城火车站广场宽阔，还说是省会呢，但街上来往的车辆行人倒是比桂城热闹。走进雨里，雨点又没头没脑地打到身上。这是给我接风洗尘么？我抬头望了望灰蒙蒙的天空。

上车刚坐稳，车子便嗒嗒地抖动起来。小老头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然后向我挥了挥他那枯树般的手：“学生哥，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啊！”

我挤出笑容对他笑了笑，摘下眼镜用手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和泪水。

小四轮往右拐了个弯，湿湿的风从车篷的破洞吹进来，车轮不时地把路面上的小水坑碾得哗哗地响。是该好好读书的……我靠着车厢迷迷糊糊地想。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小四轮戛然而止，一个反冲力把我

从遥远的梦中撞回来。到了，大理石的门上挂着块“邕城税务学校”的校牌，民盟高校就设在里面，通知书上写得一清二楚。

我将会在这里度过两年的求学时光了，我不知该高兴还是该忧伤。

背上背，肩上挎，手上提，沉重的行李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往门卫指给的教学楼一步一停地走去，雨中的校园显得格外静谧，看不到一个人影，大概都在教室上课吧。路两旁矮矮的冬青整饬得井然有序，像列队的士兵，冬青后面的草地种满了许多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前面那幢教学楼，每一层的边上都挂满了绿绿的青藤。我仿若走进了姹紫嫣红的花园里。

好不容易走到教学楼，我这落汤鸡模样使得教室里许多学生的眼光离了黑板和书本。我躲开他们的目光，只顾自己走着。我把行李放在楼梯口边上，东问西问，最后在五楼寻到了民盟高校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三个人，我敲敲门，三个人从忙活中抬起头来。

“有什么事？”一个瘦高的中年人用蹩足的普通话问。

“来报到。”我把捏在手里的通知书扬了扬。

“你呀，迟到半个月啦。”瘦高个说。

是的，半个月，其实，在半个月前还没决定来你这杂牌学校呢，我心里想但没说出来。我全身湿透，衣服紧贴着皮肤，我竭力控制着抖动的双腿，如小孩失尿般，我站的地方湿了一片。

“我是你的班主任，这样吧，先给你安排宿舍，明天再办入学手续，”他看了我的通知，然后从椅子站起来，扯了扯我的衣服说，“走吧，到宿舍洗个澡，把衣服换了，可别受凉感

冒了。”

下楼提上行李，拐了几个弯，来到一幢六层高的楼前。班主任领我走进一楼左边的宿舍，宿舍两房一厅，蛮不错的，不像学生宿舍，倒像住家。

“这两个房间都有空床，厅里有空书桌空衣柜，你自己选吧。”班主任说着抬手看了看表。“五点半开饭，差不多下课了，你先洗澡，下课后我交待同学陪你买饭菜票。我先走了，记着明天上课前到办公室。”

班主任转身出去了，我还不知道他姓什么呢，管他那么多，先整理东西铺好床吧，还好，来之前细心的姑姑和姑丈把行李用塑料纸包得严严实实的，里面的东西一点不湿，只可惜忘了带雨具。

我到洗澡间洗了澡，洗了衣服，而后把床铺好。累了八九个钟头，终于可以在床上躺一会儿了，躺下眼睛还没闭，外面由远及近的嬉笑声和脚步声就传了进来，接着是开门声。

“下雨真讨厌，想出去找老乡玩都去不成了。”听到说话声，我坐了起来。

“下课啦。”我对一前一后走进来的三个人说。

“噢，你是刚到的新同学吧，刚才班主任告诉我们了。”一个额头高高突出，鼻子高挺的同学快言快语道。

“欢迎，欢迎，革命队伍又多了个志同道合的战友。”三人中一个戴茶色宽眼镜的同学夸张地拍拍手掌，脸上笑吟吟的。那茶色镜片后谦卑的笑容，让我想起战斗片中皮笑肉不笑的汉奸。

“你是哪儿的？”最后出声的是有着浓密黑发的同学，他也笑着，一脸的憨相。

“桂城。”我对他们笑了笑说。

他们在对面床坐下，我从旅行袋掏出许多家乡小食品招呼他们吃。奶奶爱吃零食，她把我养成了小馋猫，所以姑姑收拾行李时往袋子里塞满了大包小包的零食。我爱吃零食但不喜欢家里人老把我当作小孩，人家国外的家庭对长到十七八岁的孩子都让他们有自主权了。

“嗨，你叫什么名字啦？班主任那塑料普通话实在难听懂。”有着浓密黑发的同学问，他一下子由普通话转说桂柳话，听起来很亲切。

“西舟。”我也用桂柳话说道。“那你呢？”

“谢小忠，就叫我阿忠吧，我是河池的。”

“西舟，西一方一舟，哇！好大一艘船，你这个头，能驾驶得了吗？可别翻了船。”宽眼镜故作大惊小怪地说道，瞧那滑稽样，我们笑了起来。

“他叫韦乐，百色老区的，加上他这色迷迷的眼镜，所以我们都叫他‘百色’。”阿忠给我介绍道。

“我叫史平福，宾阳的，大家都喊我‘宾阳’。”高额头高鼻子的同学作了自我介绍。

“应该叫宾阳假货才对。”百色补充一句。

“你们宾阳的假货很多吗？”我问史平福。我知道梧城的公会镇是以做假烟出了名的，但不知宾阳做的是什假烟。

“很多，主要是香烟，只要全国畅销的国内外名烟都可以做，烟丝是统一的低等烟丝，可却包装成各种牌子，把真烟假烟放到一块，从包装上你根本无法分辨出来。那些地下卷烟厂设在比较偏僻的村子，几乎每家都做，只要一台卷烟机就可以了，商标和包装壳从外面买进。他们挣了不少钱，当

地政府也保护他们，外面有人想去查，人未到，消息就到了，人一到，机器全藏了起来，像游击战一样。除了香烟，他们还做其他冒牌商品，皮鞋呀、衣服呀，多着呢。”史平福滔滔不绝地说道。

“宾阳，你们家也做吗？”我又问。

“哦，没有，我们村那一带不做。不过，如果你想要烟，我可以托人弄几条来。”

“谢了，闻到烟味我就头晕的。”我向宾阳摆摆手。

“吃饭去吧，别聊了。”阿忠出到小厅拿了饭盘敲了敲。“哦，西舟，你带了盘来吗？嗯，有是吗，那我们陪你去买饭菜票吧。”

食堂早已满了人，但都很有次序地排着队，不像在中学时，只要老师不在旁边监督，同学们都会如鸡抢食般一窝蜂地往打饭窗口挤。记得高一时，别班一个同学硬要插到我面前，我不让，他就说你是不是以为你在晚会上表演过武功我就怕了你，我听到这话火了，我说那我们现在就到大操场比试比试吧，那次全靠同学在旁劝住才没打成，我喜欢练武术练气功，但从没有要跟人打架出风头的念头……

“喂，喂！你要打什么菜，耳聋是吧，怎么叫几次都不出声的！”窗口里的师傅对着窗口猛喊，排在我后面的同学推了我一下才知道是在问我。

唉！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漫无边际地幻想，以至于常闹些事出来。奶奶说我这是灵魂出窍，我是相信有灵魂的，人们常说一个人有七个魂魄，人的魂魄可以四处云游，上天入地，阴间阳间，无所不往。我高中一个朋友说他二姐能入阴，并且能带人进，入阴后能看到已故的亲人，以及阴间

许多奇观，其中有一幢十八层高的楼，里面摆着许多吃的东西，还有许多仙人招呼入阴的人，那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吃了就回不到阳间了。那个朋友告诉我他姐许多离奇的事，我真想进去看看，可一直没机会去见他姐。平日里，我喜欢让自己的魂魄自由自在地游荡，睁开眼闭上眼都行，特别在静坐下来练气功时更有趣了。我看过一本书，说的是西藏灵童转世，有时候我就想，我是谁转世来的呢，我死后又将转世给谁呢，当然，我是无法知道的，如果能知道我就是神了。其实，人和神就这么回事，人需要靠神的指引前进，而神需要借人的形体行事。有时我独自一人静静地沉思默想许多问题，有时又怕想懒得想，我真担心魂魄走得太远回不来了，伟大的尼采就是这样的。

学校的食堂挺不错的，有近十种菜供自己选，不像中学时千篇一律是萝卜大白菜，半个月不见一点油星，在这里，一块钱就可把嘴唇涂得油光滑鉴了。

打了饭回到宿舍，我看着小厅墙上满是香港女明星的画像问：“你们谁是追星族？”

“那是邕城仔贴的。”宾阳嘴里的饭还没咽下就冒出了一句。

“邕城仔挺傲的，不太理我们。”阿忠说，“我们也不怎么理他们。”

“他们住隔壁那间。”宾阳嘴里的饭已咽下去，话也清楚了，“一个叫李悦，一个叫吴朝义，还有一个一米八五的高佬叫康小丹。下了课他们就回家了，他们常回家的。”

“我们班有多少人？”我问。

“男生加你十六个，女生二十七个，阴盛阳衰。”阿忠说。

“物以类聚，我们是一堆糊不上墙的烂泥。”百色戏谑道。

“喂，别这么说，老师说在国外这类文凭同样过硬。”宾阳不服道。

“那你到国外去读吧。”百色拍了拍宾阳的肩说。

“上我们课的有多少老师？”我想多了解一些学校情况。

“七八个吧，都是聘请的兼职老师，有西大、民院、师院以及其他学校的讲师教授。”阿忠说。

“哎，西舟，班上有两个同学是你老乡。”百色说。

“是吗？”我对老乡观念很淡薄。

“两个漂亮女孩子，我可以带你到她们宿舍玩。”百色笑着说，“宾阳，你可别吃醋。”

“百色，别乱开玩笑，我这人一是一二是二的，早就说没那回事，你不信就算了，可不要整天乱说。”宾阳涨红着脸争辩道。

“改天吧，我想早点休息。”我说。

在洗碗时我问阿忠：“平时你们玩什么？”

“除大帝，打篮球，看看书或到外面逛。”阿忠说，“你喜欢什么？”

“什么都沾一点，但最喜欢看书。”

“今晚玩除大帝吧？”

“不用上自修吗？”我问，“坐了一天车，很累了，好想睡觉。”

“如今不是在中学，没人跟在你背后的，但做作业还是到教室。”阿忠说。

雨停了，灰蒙蒙的，天已暗下来。窗户外面是篮球场，球场上积满了雨水，远处是大操场，有两个没网的空洞洞的足

球门，操场边上的楼房大概都是教学楼吧，都已亮起了灯。

他们三人到教室去了，空荡荡的宿舍只剩我一人。我坐到床上，扭开床头的台灯，从用书叠成的枕头里抽出《新旧约全书》。我喜欢看书，从初一住校开始，我就习惯用书本叠成枕头睡觉。我认为，在睡梦中也能够有书看，这样就可以读更多的书，使自己变得聪明和渊博起来。虽然至今并没有使我聪明和渊博，甚至连让自己考上大学的那点聪明都没有，但我已习惯用书作枕头。我还喜欢做梦，做一些奇特而有趣的梦，有时梦到以前的事，有时梦到将要发生的事，我醒后使用日记写下来，我希望以后把那些梦出版成书。

我翻开《旧约》第一页：“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我的脑袋不自觉地往下沉去，猛地，我又抬起头，而眼皮直往下坠，太困了，还是睡了吧，但愿他们回来时别吵醒我。

教堂的钟声悠远而持重，仿佛是神的声音，唤醒了在空蒙中沉睡的大地，一群金色的鸽子从教堂边的古树上三三两两飞起来……当，当当！钟声怎么变得急促起来了，我费力地睁开眼睛，哦，原来是学校的起床钟。我揉一下朦胧的眼，一看表，六点一刻。我伸了伸腰，校广播室播出了体育进行曲，嗯，难道还要做早操不成？我一向讨厌做广播操，不痛

不痒的，根本没能得到什么锻炼。我们也要做早操吗？我又伸了个懒腰，对面床和我的上铺没一点动静，其实天挺亮了，我没睡懒觉的习惯，于是窸窸窣窣地爬起床。

“我们不用做早操的，那是税务学校的事。”从我上铺的蚊帐里传出阿忠含糊的声音。

“噢。”我应道。

“七点钟开早饭，帮我打二两肉稀饭两个烤包，行吗？”还没等我回话，阿忠又接着说，“明天早上我帮你打，轮流来，怎么样？”

“好吧。”我嘴上应着却在心里骂道。这懒家伙！

窗外有几缕阳光，篮球场上有几个人来回拍着篮球，还未完全干的操场跑道上也有几个人绕着圈跑步。昨晚刮了风，我想，然后哼了句习惯用语：又多活了一天！

七点半，三五成群的学生们往各栋教学楼走去。百色和宾阳在宿舍里咿咿哑哑地跟着录音机练口语，阿忠陪着我到办公室，办公室多了几个人，班主任旁边一个老太婆严肃地盯着我，我像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敢多看她一眼。班主任帮我办好手续，递给我一套课本，八本，沉甸甸的似一座小山。最上面是《许国璋英语》第一册，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当教师呢？或是翻译？这将是我的谋生职业了。

“前面的课程花点时间补上去，不懂的问老师和同学。”班主任带我到教室时说。

班主任把我介绍给同学们，同学们稀稀拉拉地拍了几下手掌，欢迎我加入难民的行列，我鼻子有点酸，眼睛却在寻找那两双老乡的眼睛，但我失败了。

我在班主任指给我的位置坐下，把书放进抽屉，然后眼